



太平御覽卷第六

治道部十二

薦舉中

東觀漢記曰光武召鄧禹曰吾欲北發幽州突騎將諸
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弘俱客蘇弘也稱道之禹數與
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及上以禹為知人上欲定河
內問禹請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御衆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
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與之而後所舉

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御丹復為太子太傅乃呼
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為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又曰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伏惠公曰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惠公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婦孺守死善道經為
人師行為儀表衆賢百姓鄉望德義微過弃退久不復用
識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王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幾近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海宴
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遣
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
以道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顧德忠正也後大會群

臣上使譚鼓琴見弘失其常度上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
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為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
薦之上乃徵興為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為尚書寵性淑純周密重慎時有
表薦輒自手書劄草人莫得知

又曰書豹字季明數年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辟之
謂曰卿輕人好去就故爵位不踰今歲垂盡當辟御史意
在相薦子其留乎豹曰大馬齒衰豈敢久待論薦之私非
所當遂蹠而起愷追之遙去不顧

范曄後漢書曰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時班固始弱冠說
蒼曰將軍以周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將軍幕府新開廣延
群俊四方之士顛側衣裳將軍宜効唐殷之舉審伊臯之
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光名宣於當世貴烈著於無窮
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馮晉扶風掾李育京兆督
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恒農功曹殷肅此六子者皆有殊
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
所為嘆也蒼納之

又曰曹騰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四海內名人陳留虞放
邊南陽延固張溫恒農張奐潁川唐谿等皆所舉也

漢雜事曰傅喜為右將軍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后不
悅喜上印綬病在家司空何武尚書唐林上書曰魯以季
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
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反
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及一賢於是上
拜喜為大司馬高武侯

又曰谷永為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
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樹黨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唯
晉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地而高幹舉并州叛衛固與范先通
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

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可於是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率伏

又曰潁川戲志才籌畫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郭嘉見召與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吾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君矣

又曰張郃字雋義河間人也郃雖武將而愛儒士嘗薦同郡畢諶經脩行明詔曰昔祭遵為將常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擢諶為博士

又曰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之用人度世論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臼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為右僕射

又曰陳群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並用之後乾以忠義死矯為名臣

蜀志曰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徐元直餘許元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與君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官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

往乃見於是情好日密関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言羽飛乃止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東萊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薦繇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衢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相對食

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為孫權將甚見親重時有薦同郡盛進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公績權曰但令如

公績足矣後召暹夜至公績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

晉書曰桓彝字茂倫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劭

又曰劉恢嘗薦吳郡張憑卒為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

又曰華譚字令思廣陵人除甄城令過漢水作莊子讚序以示功曹後見功曹蒼教不常譚疑其不能為私問是廷掾張延所作譚即拔延薦達於部遂得升擢比譚為廬江延亦已為郡譚至廬江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為譚知人

又曰江統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交州牧以統為別

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
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者否統舉高平郗鑒
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為縣史盧欽
奇其才數稱薦之

晉中興書曰賀循會稽人郡鈔下有揚方者字公迴初為
郡威儀少好學有異才以門役在閣下公事之暇輒讀五
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為給使見而異
之謂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
壤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
之後恢欲薦功曹於中宗使方其事主簿虞預以薦文美

采送示太常賀循循遂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為
掾方始在都交遊貴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傅暢晉諸公讚序曰魏舒須有字量衆望未能悉歸侍中
任愷為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啓舒散騎常侍侍中尚書令
又為吏部選僕射舒雖體度弘雅而才純無所創設近光
祿大夫開府領司徒世祖臨軒大使常任愷拜授朝廷以
愷前啓拔舒而為王人人為愷怨之也

宋書曰劉穆之為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
不及荀文若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又曰王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所長
而意畧縱橫善果斷武帝代廣固鎮惡時為臨澧令人或

薦之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舉諧之方貢瑯琊王汎便以革代之又曰武帝將下都劉懷珖白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帝高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武帝乃舉柳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王昧及東海王僧儒徐暕散騎從事中郎將

又曰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柳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

又曰陸厥字韓卿少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右曹掾顧曇之表薦厥堪秀才

梁書曰何遜字伯言入歲能賦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兼尚書水部員外郎南平王引為賓客後薦之於武帝與吳均俱進俸

又曰未异字彥和吳郡人也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异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甚說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能後見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又曰陸襲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軸表薦襲起家

為著作郎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令名深為文帝所貴及討周迪陳寔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及宣帝為司徒妙問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及宣帝言其識見優敏文史足用近居即署歲月過淹左曹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曹掾

北齊書曰祖鴻勳范陽人也僕射臨淮王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一官勅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識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但鴻勳何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據黃紙新鈔本校

計七葉

前空六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三

薦舉下

唐書曰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白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若太王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守乃請為秦府掾封延平縣男補弘文館學士貞觀初為右僕射

又曰李大亮隨末為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識之持

弼手而泣悉推家產以遺弼弼辭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
臣有今見榮貴乃張弼之恩力也乞遇臣之官爵以授之
太宗即日以弼為中郎將俄近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蕭銑江陵平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李
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
事長於文誥時無逾者真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
勿憂也乃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樞密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闡立本黜陟河南仁
傑為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
之明珠東隨之遺棄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又曰張柬之進士擢第為清源丞且年七十餘永昌初自

免復應判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科柬之嘆曰余之命
也乃委歸襄陽時中善舍人劉允濟重考策自下昇甲科
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
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傑對曰陛下作何
任使則天曰朕方待以將相仁傑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資
歷則今之將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
齷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心
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
不遇若用之必盡忠於國家則天召以為洛州司馬他日
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
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

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內外堪為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與桓彥範敬暉等誅二張與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張嘉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循憲召以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則天曰卿能讓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

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萊因不覩朝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廷此乃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間若隔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廉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用為之相

又曰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大悅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壯肅類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乾之玄宗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

又曰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眾為盜推李密為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苦若得陽黎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

之時在飢餓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
格皆客遊勳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論忘疲及虎牢
獲戴胃函相惟薦咸至大官時稱勳有知人之鑒

又曰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即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有七品願提拔

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此外非所知

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交薦之召見拜監察御史

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稱善者也天下

躬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即治稱管穆

焉王曰穆也容貌陋居民不敬于高荅曰夫見敬在德目

見齊王齊王
問誰可臨淄

臣所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六尺

面貌醜惡齊國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

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納其相晉國晉國以寧

諸侯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

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

之女未有敬者無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

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

皆就賓位無私德若此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

戰國策曰淳于髡見七人於宣王七曰子來也寡人聞千

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者也今子一

日而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君獸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蒟桔梗於沮澤則世不得一焉若
求之梁南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有儔等今髡賢者之
儔王求士於髡譬如挹水於河而火於燧也言易得也

國語曰文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襄文公辭曰夫三德者

德之出也三德先披先斬耳臣進也偃以德紀民其章大矣

不可廢也使不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偃

齧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偃佐之

又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車乘于行齋與晉戰王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

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义比也舉

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起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

不能也舉之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長臨晉國者非其誰

勉之告諸侯大夫曰可賀我矣吾厥舉也而中吾乃今知

免於罪矣免矣舉之罪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

簡主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

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之士惡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

於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簡主曰噫

子言過矣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

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之

所樹其非人耳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豈醜如

遺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處力竭

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

曰此大事願仲父教之寡人也管仲敬諾曰誰欲相欲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善吾鮑叔牙善牙之為

人也清蕪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者自愧其德不如黃其於國也有

不聞不聞在穠聞而善其於物也有不知也我事也非是其

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也勿已則隰朋可矣夫相大官

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但規

復自大庖不豆和調餽殊大勇不聞大兵不寇

又曰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

稷何對曰臣之庶子鞅者願主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

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賢今謂

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上孝公聽

之秦果強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至號而虜飯牛於秦練以鬻五羊

之皮公孫拔而得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馬公曰賈

之五羊之皮而臣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

君子之明也讓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臣為忠彼信賢

本作為清甚國

全本呂覽作表
吾善鮑叔牙

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我用之謀無不當舉必
有功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黃乘軒車子方曰子何
以致此乎曰昔西河無守臣進吳起鄴無令臣進西門豹
酸棗東無令臣進北門可君欲攻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臣進李克進此五大夫爵倍故至特此
又曰子貢問孔子曰今之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
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者乎孔子曰吾聞鮑叔
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又曰孟嘗君進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
臣之罪耶君之過耶孟嘗君曰寡人聞縷因鍼而入不因
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尚怨

寡人哉客曰臣聞韓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
兔免兔免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矣非不能屬者罪也於
是孟嘗君復屬齊王且遂使為相

又曰蘧伯玉使之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聞
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固可
得託耶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從容言士
王曰何國最多士伯玉曰楚國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
何言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黃皇生於楚而
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子皙曰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言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託於是楚王發使
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伯玉之功也劉向新

劉向新序白
抄本另行

抄本輔字下

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與賢相語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問其故曰虞丘子為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知賢是不智知而不進是不忠不忠不智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楚而莊王霸樊姬之力也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和為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卒為海內高名之臣歸以公相之位

三輔次錄曰潁陽遊殷為郡公曹有童子張既書佐殷

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王遂以為漢與郡守

管輅別傳曰趙孔耀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

孔耀曰体本无菜石之疾然嘗見清河內有一騏驎拘繫後

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

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所在孔耀言平原管輅字公

明年二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能同妙耳

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遊步道術開神無

旁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鬻文李

可為痛心疾首者裴使君聞言慷慨曰如此便相為取之

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

大熱移床於庭前樹下乃至鷄鳴向晨後再出相見便轉
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別駕至十月奉
為才

文士傳曰張華薦成公綏曰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
十五字子安体珪璋之質資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
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
才達率足以弘遵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荀爽與郭叔都書曰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群金相玉
質文章席美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遠貢之宰朝盛其龍
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寔寔
為足下利之

孔蠡薦彌衡表曰伏見處士平原彌衡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初涉藝文登堂覩奧目所一見輒傳於口耳所一聞不
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龍躍天衢奮翼雲漢足
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也

應璩薦賁伯備文詣曹公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
明則雋又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
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賁琳字伯備稟性純和体素
清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陸机薦賀循郭納表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
清遠丞陽令郭納風度簡曠器識朗拔准其才望資品循
可尚書郎納可太子洗馬

又陸机薦戴若思文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年三十
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穷樂志無風塵
之慕砥節立行有滌井之潔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
也

楊方為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曰蓋聞驪龍之珠必沉紫泉
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
挺瑋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餘言吐談天之藻慕
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者得清水碎其鋒鉞砥歛其
鏘必騰躍天路出觀鑒世

琴操曰史魚者衛靈公之相時蘧伯玉執清廉之節脩仁

其後

義之方史魚乃薦伯玉於靈公公曰諾未用史魚復
入臣聞抱王朝君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仁思安者則
急賢公何嫌疑靈公謂史魚以庭褒虛飾良久乃應之史
魚出謂其子曰我薦伯玉於公公以我言為不信將自殺
以明之我死後勿歛用伯玉乃歛語畢進藥自殺靈公聞
之曰痛哉寡人謂史魚徒謙退欲進士者也不意乃至於
身死臨喪拜伯玉代史魚公泣曰寡人負史魚悔焉無及
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賞賜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

傳曰蔡公孫歸生謂楚令尹子水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刑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迨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
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
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
爪衍之縣曰吾得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古
職曰是賞也曰周書曰謂庸也祗也者謂此物也物事也士
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謂明德文王造周不是
過也注云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士伯諫而止之

又曰虢公晉侯朝王上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
非禮也穀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又曰晉侯伐鄭上人賂晉侯女樂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願君

有抑臣願曰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教之敢不承余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云幸謂言
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與以勸后也

又曰以九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注曰式謂財用之
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

又曰太府以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禮記有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以伯子男樂則以設

將之將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鐵鉞然後專殺珪
璜然後為鬯未賜珪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上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同此賞賜之又也

又曰若賜之食而君客則命之祭祭然后祭嚙也日雖見賓不祭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度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

待食則卒爵而侯君然后受虛爵不飲先

詩曰陳錫哉周侯注云言文王能布陳不利以錫子孫

書曰德懋上官功懋上賞

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史記曰紂囚西伯姜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

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而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

又曰武王滅紂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班賜定彝作分殷之

器物鄭玄曰宗二宗一尊也作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

尚父為首封封曲阜於管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

曰魯封召奭於燕封弟叔度鮮於管封叔度於蔡餘各以

坎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以成帝錫玄珪禹受曰非子能成以大費

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尔皂游音流爾後嗣將大

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皇甫一曰賜之玄

史記晉人請公賞從亡者臣壺叔曰君二行賞賞不及臣

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

奠廟受

三字抄本
另本注云十四字
作小字外注
鈔作賜

三

六百三十三

三

輔我以行事卒我以成事立此受坎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及子晉人聞之皆說音悅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孤姬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万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國攻晉陽引汾水灌其城上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惟高共一作不敢廢礼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

上張孟問曰晉陽之難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臣礼是以先之

又曰漢五年已殺項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盛封為鄼侯列畢已受封奏位次曰昔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者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持一時之利耳夫上與楚相拒五載嘗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万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荊陽數年軍无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陞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

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叅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特以金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也蕭何第一曹叅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今蕭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又曰項藉死天下定上置酒上邸隨何之功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隋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兵卒五万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万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另本作折隋何之功下與到本同

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隋何為護軍中尉

又曰漢文帝初即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子賜爵女子賜牛酒也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

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民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將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奪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邸益封太尉勃万户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與居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劉金千斤

另本注下有曰近我
以尊之七六字

漢書曰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惠帝上及高后德嬰之脫李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

嬰縣北第七一師古曰北地近北
三師之地最一也

又曰景帝賜衛綰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
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于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上

嘗盛未嘗服也後迂為御史大夫代桃侯舍為丞相然自
初官以至相終无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嘗

賜甚多

又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劔
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常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
之朔後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去之何也朔勉

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
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
以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友自譽復賜
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相治甚有聲宣帝先褒之
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鳥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師古
隱

度名數也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行者讓路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無重囚而吏民鄉于教化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閔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考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眾欲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也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此時抑制无使至亡書三上輒不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侯人為徐生先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束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爾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

此與六百三十五
第五葉六百四
十二第三葉均
据鮑氏刊本補
抄按鮑崇城序
云從此本出而此
缺彼有蓋鮑以
別本本校宜其
多失真之處矣

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不錄言曲突者人為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失火之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千疋後以為郎

後漢書曰光武召栢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後入會朝廷中詔賜奇果受者

此頁四抄本
空白

皆懷之榮獨手捧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
訪厚常令止宿太子宮後拜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
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明帝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漢書音義曰

內之長也商鞅為秦制爵二十級又三老孝悌力田人

賜爵者有罪得以贖貧者得賣與人

三級爵過公乘其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漢制賜爵自公

公乘故過者得移授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

也同產同母兄弟也

又曰管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

視斷山七已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中有石架

七上有素書二卷莫識其字暗記數十字以示康七盡識

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所失其石室烈私語弟子

曰收夜來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云五百年山輒一開其

中石髓得而服之壽老烈後莫知所之

又曰步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如目前

漢末將數十弟子入吳授以服氣及石髓方小丹法年四

百歲

又曰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煮如芋每人山伐

薪負之與人魏受禪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又曰孫登不知何許人常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

此六百六十三第
七葉錯中檢後
卷不關今編歸
本抄補而不志
此葉存其舊

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被髮丈餘自覆身歷世見之顏色如
故更資亦不食時楊駿為太傅使迎問之不荅駿遺布袍
登出門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知駿當服誅時會
稽稽康曾詣登登不與語康乃扣難之登彈琴自若久之
康退登曰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

又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
服木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
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
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
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刻太清
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

賜恩寵篤焉

又曰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並召皇太子諸正謙
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又曰肅宗納梁竦女為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
竇遂譖殺貴人而陷竦等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和帝立後
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媼於計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克在后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誕生聖明為竇憲兄
弟所見讚訴使妾父竦冤死牢徒老母孤弟遠徙万里今
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机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
辜誅妾乃敢昧死自陳所丐帝覽感悟乃下掖庭令驗問
之一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媼止宮中連月

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旬月之間累貲千萬懋素行有
操帝益愛之乃号梁夫人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鉄券曰使黄河如
帶太山如砺漢有宗廟尔无絕世
漢魏春秋曰天下以曹公典任守外臨時之賞或宜速乃
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乃兹賞罰
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喻月者欲民速觀
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関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
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
先請明臨時刻印也斯則世祖明權達變蓋所用速示威
懷而克成洪勳者也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命之事苟

可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突征
夷夏軍行蕃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頃之間停賞俟詔以滯
時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与者
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共榮厉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勳功勞宜賞不
恡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與

又曰袁煥卒太祖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
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耀卿字外不解其意

教曰以大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公令曰昔趙奢嘗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
故能濟成大功末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趙竇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侯掾屬及故戍於陳祭者庶以酬答衆勞不擅大惠也

又曰鎮東將軍母且陷上言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刈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整曰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无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迹索得縛將統城勅像大呼言大軍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便不得語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占募道

使越六車蹈重圍冒突曰刃輕身守信不辛見獲抗節彌勵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坦心臨難不顧卑志傳命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

科

又曰夏侯惇從征孫權还使都督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

又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机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撫育孤兒子甚篤賞賜以施貧族家无所餘

又曰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屏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

七措茲度規矩

又曰薛夔黃初中為秘書丞帝與之推論未嘗不終日帝視其衣薄袍賜之

晉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無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嘆良父乃以葛巾穀百五斛賜其家曰葛巾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具

晉書曰王沈為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史可否說百姓所害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賞主簿褚碧曰上好下應今示以賞恐拘介之士憚賞不言貪昧之人慕利妄奉沈從之宋書曰謝方明為桓玄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帝謂曰愧未有爪銜之賞且當

與卿其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麤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之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休

又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當代榮之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常解其所著青鼠皮裘賞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家語曰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友蓋親得季

鍾之賜以施於衆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
故交友曰益親也。欲見者恥西觀周室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
問禮於老子歷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集也故道

雖貴必有時而後動德雖高必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
賜則丘之道殆於廢矣
太公金匱曰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
賞之賞三人而三軍勸者賞之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司馬法曰殷戮於市周賞於朝觀君子惧小人也

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不蔽善為政賞人不多而民
喜罰人不多而民畏言賞罰中

尹文子曰祿薄者不可以經亂賞輕者不可以入難此處

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
賞而不賞周人賞且罰七禁也賞使也

文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故聖人賞一人天下趨之是
以至賞不費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而
誅大君請與子罕議之居暮年人如死生之命制於子罕
故一國歸焉

又曰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四人高赫為首張
孟談曰晉陽之事赫无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之事因危社稷殆矣群臣無不有驕侮之意者唯赫不失
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于賞一人而
天下為人臣者莫能失禮也

又曰韓昭侯使人藏蔽衿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衿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君之愛一

頓有為頓一笑有為笑今夫衿豈特頓笑哉衿之與頓笑

相去遠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言不謬賞

尹子曰范獻子遊於河顧問樂氏之子舟人捨檝對曰君

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樂氏之子君能反是樂氏之子其如

君何獻子稱善乃賜舟人田百畝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

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宗玉等並造集小言賦云楚王既登雲陽之臺乃命諸侯

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王曰

復能為小言賦者與之雲夢之田王又為賦王曰善遂賜

雲夢之田

說苑曰晉文公亡時陶淑從文公後國行三賞而不及

陶淑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眠聃

今吾君及國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吾有大故

與子試為我言之於君舅犯言之文公友公曰噫我豈忘

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

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義蕃我不得為非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
為次夫勇壯在前則在後則居後免我
於惡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不聞乎死人者不
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
之士坎之夫勞苦之士固為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
使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靈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
當之矣詩云禮也此之謂也

又曰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
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也而也而也而也而也
張弓而祝也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也也

另本遊也下有言
不賞功不辨埋也
公字夾注

另本者
者三二字
仍作大字

又曰齊宣王遊於杜山有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於路
謁宣王上賜之田不租無徭役諸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
拜王曰何也對曰未見大王所望者願賜臣壽願賜臣富
願賜臣貴王曰夫生殺有時命有長短非寡人之所制無
以壽先生倉粟豐盈備災而畜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
官卑賤无以貴先生閭丘先生曰此非謂也臣所願者願
王選吏平法度政无刻苛如此臣少得壽焉春夏秋冬使
之以時役无煩擾臣少得富焉願出令使少者敬長也者
敬老如此則臣得貴矣今王賜臣租則倉廩无虛徭役
則官无所使非臣所望也王顧曰屈先生為相可乎先生曰
臣願足矣焉用相乎

此與今本說苑
善說篇文有
異同
以下三條疑引
他書誤蒙說
苑

抄本所亡
者四字仍
大字

又曰趙襄子問王離曰國之所以何也對曰君悒而能忍
是以亡尔襄子曰何以為然也曰悒則不能賞賢忍則不
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

又曰佛肸於中牟叛置鑊於中庭召大夫而盟曰從我者
賞之不從我者罰之田英曰吾聞義死者不避斧鉞之威
義窮者不行軒冕之賜无義而生不如有義而死吾不飲
也乃蹇裳就鑊佛肸止之及襄子既復中牟之叛聞田英
義召而賞之英辭不受曰一人受賞衆人有慙色英若受
賞則中牟之士盡愧矣

又曰蘇秦至齊七王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
死齊王出珍寶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
為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詢之曰蘇秦為燕
欲乱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將殺主重封賞之
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詢之刺蘇秦者
果出求賞

新序曰晉文公田于二有漁父諫曰夫鳴鵠厭江海而移
入小澤則有矰罟之患今君棄官殿遊至於此何行之遠
也文公納諫而廷請二漁父辭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
國愛人薄賦徭役以時則臣亦富矣君若不能雖有重賞
亦不能保也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王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焉
楚衆我寡奈何舅犯曰臣聞王之君不足於交四田之

此新序五雜事
篇文略同

此與五節篇文
異

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又以問雍季雍季曰以詐道民亦一時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曰費雍季在上位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曰公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驕乘者存賞其本則以聞之卻虎公召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請賞于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毋藉辭虎乃受凡行賞欲其博也

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賞猶及之此疏遠者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亡父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用此歟

風俗通曰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案孫子法曰費千金百萬錢陳平間楚千金賜二䟽五金千斤此直黃金也亦為百萬錢

裴氏曰新書丹湄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被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周生列子曰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亡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亡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三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十四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帝告歸之田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告日告凶日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

優賜其告使得即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國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上曰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又曰馮野王為琅琊太守成帝時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
譏鳳顯權薦野王伐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
惧不自安遂病滿月三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
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曰賜告奏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
野王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今日吏二千石過長安
如日謁者目不分別予賜賜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
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利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
也亦日連有三最則得予口也病滿賜告詔賜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
夫輕重之分又三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
著令鳳不得意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無

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憚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牛子之不取

又曰吳王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
病畢拜覲鄉里耆老也進然後到家名昭迷近
後漢書曰光武重帝紀告寧之與

三二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
父病王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也曰世有思
婦病母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吏恨意其為人
刻薄如此

魏志曰祀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王於仁義

遠
皇典下有賤
魏志
空一格
影甚字下

為吏告休周旋鄉里吊死問病畢乃還家

晉起居注曰孝武大元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

王隱晉書曰王尼二字季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

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曹佐大將軍幕澄曰特羊酒請

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曰既入語吏過王尼炙

羊酒飯乾而去竟不見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難兵

末書曰王敬弘子三之為秘書郎二之會請假還家定省

敬弘尅日見之至三不果假日將盡二之乞求奉王敬弘

呼前至闕復不見

又曰十景仁弟述嘗設曰請宋武帝帝還召述述知非景

仁夙意又曰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二迂呼述頃至乃養

馳遣

閣 謝 候

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

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日

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

輒旨今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使來諮事一人善

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

又曰伏暄暗自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為吏俱稱

蕭白遠累見擢暄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

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豫為章

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暄去歲

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稽會不去入東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定本無還意眈深懷誹怨形於顏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為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守靜每睡輒唾左右衣事畢即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爭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猷少懷貞恪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禁省八載不休息時莫之地

齊書曰衡陽公諶字彥平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領御仗主齊內兵伏委付之心督密事皆使參掌

謝林即位深委信諶上每請急田宿帝通夕不能寐還

寐字下空
一格

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師帝欲用蕭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異氣今日之事尤宜詳矣

後魏書曰刑虬字神寶為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侍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船而度漏面不溢時人異之

唐書曰高志寬蒲州安邑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虜為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正詣縣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

狀對曰毋常有所若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毋有疾
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毋竟如所言令異
之慰諭遣去

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為執法即取急歸賓從盛甚
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食始可以後亡
况侈競乎

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
急還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為從事史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期
後被召登自嫌不其羸瘦謂雙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
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

曰我新吏耳无能王者我自行見主必死寧詣府主曰不
○有已後為人所言事○王遂殺登

世說曰車武子為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
急出過詣王子敬于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王問
卿何以忽急車答曰樂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
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

又曰顧長康作殷州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為宋臺秘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于時相國府
有一叅將督王亦請假武帝近傳令語敷云可載之答曰
臣性不雜遂不載

俗說曰張邀在彭城請假當歸宋傅亮時為宋臺侍中下

舫中于張別張不起授兩手指着舫戶外傳遂不執其手
教視張面云櫬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范汪書抄
本另行

陸日思歸賦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
取急歸而羌虜作禮王師外征且憤而成篇范汪啓國
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漢歷年講習且之音靡聞考課
之績不著良由達道之訓未弘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
宜見整正謂應王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莫善黜違啓四
衆公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田無已或
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為限不問虛實相率
如此誣罔視土煩且官曹且世行之不已謂非急假之制
唯以父母妻子為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且之風

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賜表假日隨其所
欲之通任其取日少假寧令曰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
月給受衣假為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宜種收不等
通隨給之

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給
假四日並課主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若在京都除

創參

又曰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二年給定假三十
日其拜墓五年一假七日並除程若已經還家者計還後
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審勘當於事每闕者奏不得輒自奏
請親冠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

又曰諸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五日小功已下一日並不給程以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者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遠行又別及請急難並量給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據宋板舊抄本校計五頁

前空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叙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筮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又曰豫卦者順以動豫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獄二一也也盛合也凡物之類由

門與過一而合之所利也通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

法

又曰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攸明以動

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刑宥以流放

五刑法寬鞭作官刑以鞭為治災則教刑林慎夢也不勤

金作贖刑金黃金以贖罪入請災肆赦怙終賊刑災害也

殺殺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陳

敬之義勅天下使又舜典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

殺內曰冗言推教之致在汝作士五行有服刑治獄官也五

輕服從也言刑得五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

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則有五刑則流放之若四凶

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惟明克允五刑言臯陶能明信

次九明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言臯陶能明信

服無敢犯之者又大禹謨曰帝曰臯陶惟茲臣罔或于于正言順耳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其能以刑當勤

於治刑期于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正殺終無以殺

刑期於無所民皆合於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刑疑惟輕賞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臯

常所以以民不犯之辜人愛之道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又曰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信天以五刑罰

作呂刑甫刑後為甫侯故故呂命王亨國百年耄荒言躬

命為卿時穆王以亨國百年耄荒忽穆王卿位度作刑

以誥四方以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

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乎龍子曰未可謂能為

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激然耳犯數罪猶

又曰子夏嘗者三王愆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遂罰乎心

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

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

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

也

書曰伯夷降典禮析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聽議也每君異聽也法聽

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又曰有過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延罪無辜日累老弱不受刑有

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之不克不赦有過

謂之賊

詩小雅曰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

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另本作謂之克
不克云云另本
不克二字疑衍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在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

也不第不敬况師長也造言訛言盛衰亂民亂名各
改作仇左道以亂政也在謂朋相任也相調相愛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刑大刑撲罰

其附於刑者歸于士徇釋以示其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奕命夫過市罰一蓋婦過

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

觀則送施慙以為詭

又曰秋官上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穆王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

新辟地立君之國地用輕法有為其民之未于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

之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用重典者以其化惡

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勤農功力二曰

伐威以五刑糾萬民一日野刑上功糾力勤農功力二曰

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也善父

孝也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事攸典也職五曰國刑上願

糾暴願慙慎也暴當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制也刑者成也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毀則為賊掩賊為常竊藏為盜盜

器為好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

黃氏抄本有左
字命下無曰字
另本同

刑不忘誓命以下皆

又曰晉侯之弟陽干讀行於曲梁行國魏絳戮其僕魏絳

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為榮陽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雖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為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幸

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縱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以此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湫塵不

可以居湫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朗辭曰君之先臣容

馬先臣晏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時景公繁

於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

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叔向使詒子產書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起於始盛

之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鑄刑書謂制三辟

代末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電震曜天之威也

刑獄以象類也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

策也夫人君之政執以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之

為政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

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人為馬以御天下百年而不

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止天子赦焉曰上口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書曰義

刑殺勿庸以即汝也三尺之限空事不能登者何峻故也

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

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藏文仲曰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薄刑用鞭撻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教省今之

刑教繁古者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

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令便使變律有罪者相坐

代末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電震曜天之威也

刑獄以象類也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

策也夫人君之政執以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之

為政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

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人為馬以御天下百年而不

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止天子赦焉曰上口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書曰義

刑殺勿庸以即汝也三尺之限空事不能登者何峻故也

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

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藏文仲曰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

錮薄刑用鞭撻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教省今之

刑教繁古者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

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令便變律有罪者相坐

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俱尚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為儒者以文亂法核者以武犯禁

漢書曰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撻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奸斷究不勝於是即招進張湯趙禹之屬脩定法令

又曰古之因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上下相臨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

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欲止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正開地廣境日見功大遂縱嗜慾廼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殺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坐之及收拏律令

宜除之拏子也秦法一有罪疑者與人斷之於是刑罰大

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齊居

決事刑獄號平反反音

又曰董仲舒云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室不用之處處以此見天心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去毀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為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之

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也禮以道

人人習之禮也言制禮以正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

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濫豪

傑擅私為囊橐言容隱姦刑姦邪所隱則狃而滯廣狃狃音

滯漸狃音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度獄然自王莽後舊章不存法網

弛縱無以徵戒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為刑罰在衷無

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

之刑所以為除奸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時

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

遠方百姓能散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故科著之

故之律宣帝履要道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稱

安

孝元^{孝哀}即位曰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
先帝舊約成律數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惟擇
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
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尚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申則民無所措手足
謂也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
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

也

又曰即顓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返

反

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湏立秋順氣行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叙刑下

晉書曰楊亮為太傅楊駿參將軍時京邑多竊盜駿更欲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將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麟麟為齊州刺史寬刑罰從事劉晉說慶曰

明公伏節分憂無所斬戮炯示威荅曰人不犯何以戮乎

若須立威當以卿始慶慙惧而退

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

此行者字下抄
本空一格

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
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
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
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
鞠獄留意姦使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
二歲刑以十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
者藟斗械雜也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
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
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
切除之然帝所行肆赦為奸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

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
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罪而家口籍沒
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朴杖皆一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
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礮壓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
云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三四十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來奏決死囚雖立五復一
日即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
宜二日申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勅曰來斷獄多據
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守罪或恐有寃今後
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又曰

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謂侍臣曰刑典仍用
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
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照後加之以刑罰何不察
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又曰貞觀中制
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
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
得奏決死刑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為徹樂減膳今庭無恒設之
樂莫知何徹照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後刑人日勿進
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
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以苛刻
為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眾今天下無事四海
又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大尉無
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網寬平日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
已久非止今日若稍存体國即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為
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
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
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之
是矣又曰聖曆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
俊臣等推勘遞相率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
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者就欲問皆親自承引不虛朕不以

為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交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由枉酷自誣而死告者持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網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言俱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究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有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若後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說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鄉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為道盜州刺史在官務以寬仁為政司馬常抱頂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怠惰無所惧

也象光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三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相傳授氣太盛鳥雀棲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

又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窺少祿利耳今府庫寶竭無俸入俾之優是峻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息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今國之輕重者刑也

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

智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詳
治之末也

又曰民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齊人之
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
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

居民僻乃與甲以兵討不義制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

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歷考不同者正法度齊於天子

月正時歷考者月正朔名也名文章車服名月爵文章

刑歷府氣正月相應也名文章車服名月爵文章

德異尊卑使不踰制度也天比德逆天之時行也者順

子法度不從命為亂常法也天比德逆天之時行也者順

時生殺凡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廷聘則剋殺也諸

會朝廷聘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環不從

法度則征其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不奉王法

罪而黜之也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不奉王法

方娶同姓以妾為妻則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直闕絕降交

則幽幽繫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畜貨重則罰暴虐自

佚官室過度官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尹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

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

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
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注爵下另本稱

背為比另本同

注德下另本不字

時另本作其
叙字是

則

爵下抄本空
一格
德下抄本空
一格
按者上脫送字另
本有者下疑脫不
字另本同

另本作立國

栗

商君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狗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皋陶作刑

韓子曰殷之法灰棄於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灰棄於道者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闐闐則三族殺雖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第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馳至第門庭理以及父繫馬遂敗其駕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二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

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

又曰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皇帝也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

督稽留戍五領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

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法於令前子發

喟然有慘卹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發楚威王臣也在春秋後

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

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憐於骨体使

我得肉而食之子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善不索其內果活

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傳曰三王肉刑應用世以五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河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一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

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尔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行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訢然猶復三勅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柱怨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

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
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化之
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公
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無小
此前五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
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背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袁安
耻織罪鞠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卹之志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據舊本新鈔本校計六頁

前空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律令上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慎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誠之使敬不敢所司
令亂之道也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
於其君然後得政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
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
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
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另本脫誤同刻

論語子路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婦女子
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勉勉以告公令

醫守之醫乳生男一壺酒一生女二壺酒一豚生三
人與之乳母生二人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
食強弱共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

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
治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謂曰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錫所以銓主法法律
釋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令領

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律繁繁也繁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而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

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
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前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
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

者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挾詩書偶語曰俱為城且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

召太子出龍樓門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曰鶴飛燕若也不敢絕馳道應邵曰

道天子道若中西至真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得絕乃度之

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令太子

得絕馳道

又曰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

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議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周且俗儒不達時宜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地音不知所守何足

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

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與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

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當其常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

又曰成帝河平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

他比曰益滋奇謂請常文外士者別有謂以定罪也他此

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者

今較然易知

灼字上空

故字下空

宣字下空

議字下空

另本中帝其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
 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
 任用與臧宣更等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次骨
 宣為右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
 欲音若齊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容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安出
 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侯莫足游者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以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暮后入見所言九事其八者為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琅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稱說云云博見
 謂曰如太守漢吏奏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

人道何也言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遷廷

尉典臧決疑當讞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
 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

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言何以入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

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以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正

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

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咸服博之踈畧才過

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肅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主常欲整齊眾今道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又曰桓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刑謂轉條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隘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越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越人申明舊例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及支日不受奏章正日朔亥朔四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卯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帝聞而恠曰人費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之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罪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張侮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百科轉相顧豐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女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

顧字下曰初
本字一極
文

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重
 概而弟減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常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
 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逆詐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代掌
 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
 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陳寵鈞校律令條法濫於甫刑者奏除之鈞猶勘也前書曰鈞
注尚書曰賊鈞後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禮故曰取以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
 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贖罪
 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濫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
 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又曰卓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謂
 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

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明賢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理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理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掾令央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駁議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仕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文書辟藏之以俟聖王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白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_印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凱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之為潁州太守劉子元

妻亦坐死罪以懷妊繫獄荀氏辟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
求沒為官婢以贖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盛上議曰臣以
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
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失族黨見誅又
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
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
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
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臣
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
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

學師教之為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
恨哉

吳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
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
之於武備不備可以不已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輕忽
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
備虜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
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克所定新律既頒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
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
典刪革刑書述作体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

網親發德音厘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克亮獎明聖意諮訪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祐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服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令律法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光旨昔蕭何以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古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克軍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心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審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

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以塞異端絕異禮也然後人知恒禁更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分名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異之直夫析薪之禮也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

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

宋書曰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然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為律文雖不明部人然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據黃成新鈔本校 計八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科附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脩改與
 境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
 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不辜寧殺有罪則斷獄之職古所
 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便擢
 用之

北齊書曰武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者
 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
 罪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

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奉用事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三國典畧曰齊封還渤海裔人廷尉卿執之于也又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穎等同修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為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今發明

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乞言之必行忌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體上嘉之

唐書曰高祖入關除隋苛政為約法十一條唯制殺人劫盜皆軍叛逆者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苛

細五十三條格物從寬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即楚之沈叔安崔善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即位命長孫無忌

房玄齡與當朝通議之士更加釐改載謂魏徵又曰舊律太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咸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

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
所以吏各自愛友兢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古今之律者乃具千
條餘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
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即舉輕以明重立吏
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必因
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受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
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哭矣

又曰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攻諸國法
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
其輕狡城博越戲借假不廉侈淫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

另本盜賊重

以其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罪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必
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文王
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奈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民利天
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又曰願聞為國之大失太
公曰為國之大失者為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是大失也文
王曰願聞不法公曰不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
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
賞無功不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為變君不悟則兵革
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人事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
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門令不再行

又曰凡軍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國安令輕明
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
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
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
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
重也法者將立朝廷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
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令不行

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
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
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
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卿之師
五屬大夫皆受憲于曰大夫

晏子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
衆適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

於人間反已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非過人也然民雖有
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
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又
曰法令者民之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
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
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
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
夫賣兔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
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

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
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
則賢者不章讓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投鈞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鈞策為均
也使得榮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所以寒怨望
也

又曰堯舜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為主則令行禁止由
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群臣
也

又曰堯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在法而不任智任

抄本其字下
空一格

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具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為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為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剝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寢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弟門者立法群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又曰大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慧於法之內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又曰韓宣惠之上無神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使敵者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之敵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

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

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北南門之外賜之

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今俄又置

一石赤黍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

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

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

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

不能犯

傅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又曰天為有形之主君為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

會稽典錄曰董昆字文通餘杭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行孟刑部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為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昆本學律令所司為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為獄吏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

之署文學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張裴律序曰張湯制越官律趙禹作朝會止見律

鹽鉄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移姦偽萌生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作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臯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闕諸百玉不
易之道也夫吏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繩動不
失律令也

科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鈇

琴嚴鑿諸慘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

耕游食者教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群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邪正奉法令常

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予室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深之為左

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
詔曰憲司之職理有厘正而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
難長主者可嚴為具

劉邵律畧曰刪舊科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楊雄劇秦

美新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主法
律金錄玉璠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

楊雄起另行

卷之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蒞云葦草舍也不大重召

頌所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

是則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直也詩曰其以直如矢束矢其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廟然後聽之

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刑今勝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日券書及使入鈎金尼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則

入金者取不直者也夫以嘉石平罷民嘉石左平成也樹之外

也善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

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於上而罪其長又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

也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凡庶民之獄訟

以邦成弊之邦成謂若今時

又曰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

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着也訊着言也用情理言之以五

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視其出言二曰色聽視其顏色

然三曰氣聽視其語息司曰耳聽視其聽聲也曰目聽視其

下字後空一格

辨子下

辨

又曰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者之辨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三月而士獄訟于國司冠聽其成于朝群老司刑者皆

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也成乎獄訟士成師受中書其刑殺

之或與其聽獄訟者

又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替司冠聽獄訟一刺曰訊

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方民訊言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

者謂當也若今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里而殺傳

以兵矢馬吉而

禮曰公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殺之者抄本空一格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

民情斷明其獄訟之中一日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其猶是也

以有不偏附從輕出之使從輕報從重雖是罪同凡聽

五刑之訟必厚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乎意訟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為罪本也淺深謂似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情也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也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曲

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丐聽之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

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論語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斷繩手路為單如

言必直故可

又曰孟氏使楊膚為士師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矣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欲簡益精

明

後漢書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

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數務為陳當代便宜身

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

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又者數十年事類三

此行破字下抄
本堂一格

錯易為輕重石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為是撰辭訟
北七卷決事科一條皆以事類相從是奏上之其後公附
奏以為法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久訟磨
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群疑又能以諸
數法摘姦服請詳數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又曰法雄

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偽
長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齊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德至州府稱冤
自訟莫有為者乃辭請廷尉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

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
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丈夫不

與人有怨讎乎對曰無柔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

與同營士焦子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

文問所坐言坎曰頗曾舉人錢否乎文子曰自以單貧初不

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

耶子文惟知事露應對曰不坎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

服子文於是扣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葬處所柔使遣使卒承

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岳日遣出

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又曰鄧攸嘗詣鎮軍將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之矣

又曰符融仕符堅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面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

白而濕右黑而燥瘡之心悸竊以為不詳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床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目而濕上水也左水右馬馮宇兩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放為驗乃悞中婦人也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媪爭絲各言已者請琰琰掛而輕鞭之有鉄屑乃罰賣糖者二有二老爭鷄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辛祥為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

公清遂越長史勅行州事祥初在司馬失白壁還兵樂道
顯彼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詳曰道顯面有悲色察
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季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
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入趙奉伯家泰以狀
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
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
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
奉伯嗒嗟而已殊無痛意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請奉伯詐
狀奉伯乃歛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詔之

又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

此行訟字下抄
本空格

召其兄弟以禮義青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
又曰唐和為內都大官評斷獄訟不加捶楚疑獲實者甚多
世以是稱之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
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人張提為劫又於提家
得錢五千堤懼答掠自認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
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
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
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
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叔及祖請之及祖歛引靈之又於祖
及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以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冬帝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又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請京師郊居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謹而失之謂是生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認服慶聞而數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洽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曰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慶酣晏醉而書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破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庶幾乎

又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脩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刑獄其六均賦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隋書曰常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家之妾及其妻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於鼎

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姦盜物令奴殺之賊在其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又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馬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感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許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谷曰刺史無德何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入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曰之咸自歎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差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宥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蕪怒責也愆愆因之罪必思思兼謂思其也罪

又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公甫魯子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谷而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民近禮矣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洽情入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另本作非公甫

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孟徐氏伺神于巳人聽其禱主
訟于孟徐之所也斷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會稽典錄曰郡置鍾離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弟
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

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掾史議皆曰烈孫男兒
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

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
姦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

也請常田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又曰謝吾夷字堯卿山陰人也為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

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

吾入傳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林西廂南面夷吾

處東分推以其夷吾省錄囚徒有序長姦部民者縣言

和姦上意以為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决當云何頃夷

吾何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

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長罪其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

合章帝漢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

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為難

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張裴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戚則情動於中而形於外言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則必心愧而面赤內悼而色

奪



原件短缺

賈誼新書曰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不當罪半以為當罪雖梁土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奇知乃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不當半以為當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脂壁其澤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者曰徑與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說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新序同也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按刀自割而戰士畢外感於恩也

又曰秦始皇書決獄夜理書

說苑曰召公述職當蚤桑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

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資二千餘万小婦子年纔幾歲

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因痛思念惡爭其財財

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則與兒年

十五以環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謹案時

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輩省其手書顧謂

掾吏曰女性強梁輩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

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四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

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以自居度此安

鑿必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地

凡庸何能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

輩温飽十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又曰臨淮有一人持足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

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

宣効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有何足紛紛自

致縣官呼騎吏斷續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

縑主稱然宣曰然因知當也尔因詰責之具服悉與還本主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

因閉匿不產期至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

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

步此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

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懷愴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

服伏之也

殿前二字另本亦誤抄本作坐是

効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據黃叔蕡本校 計九葉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三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刑法部六

決獄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

傳曰晉刑侯與雍子爭部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歸

理叔魚攝理攝代輅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亦蔽斷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施也雍子自知其罪而駱以賈直賈取也鬻獄刑侯專殺

具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取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繫

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刑候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漢書曰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後縣道官獄疑者各獻所屬
一千石官長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當報之當謂處斷也
所不能決者皆趨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且為
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又曰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
可有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後
有其理不當所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之後獄刑益
可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

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
踰厓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此人
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
致傷我乎而廷尉云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者
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詠言
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斷決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刑
軍為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隣人曰
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人累壯丁奈何遂自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于公以

為不殺爭之弗能乃抱其獄具哭于府上太守竟殺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外其殺孝婦太守殺告
祭孝婦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蓋亦
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于定國為
廷尉人自以不寃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

又曰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主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
深者獲功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增人欲殺
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續漢書曰郭躬字仲孫潁州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預朝議
時有兄弟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華不可分中常侍孫

章傳詔命兄不教道弟殺兄重弟減死章誤言兩報重獄
已斷尚書奏矯制斬上問躬躬曰當罰金上曰矯殺人何如
罰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誤章不過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
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命刑不可委曲生意上曰善

後漢書曰吳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于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軍收御者送獄鈞晉詔書遣匡

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
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

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

又曰寒朗字伯奇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共

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及隊卿候耿達曲成候刘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显宗怒其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逮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又繫此耶朗曰臣恐海内别有姦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拷囚者減其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人之心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拷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纔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

而仰屋竊嘆臣於所陳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三日連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又曰虞翊為司隸校尉臨終謂其子曰吾為歌長殺賊數百其中必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地

又曰法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

又曰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及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府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証者條上山之府丞掾吏皆扣頭爭以為阿附及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

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郭躬家代表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

深刻少子延年亦明律法宣帝大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

時又為御史大夫對又言故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允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

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晉書曰周處為廣平太守有二十年滯獄一到悉總決遣之

理無不當

又曰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南陵縣吏陳滿射鳥

箭誤中師雖不傷人據法棄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

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罰金

何者固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

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

乎

後魏書曰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中經義斷諸

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當數曰獄者民之命

也當數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

王繼世雖久猶有刑餘之繫况凡人能無咎乎

宋書曰謝庄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

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

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

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辨必收聲

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坐者無恨

又曰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盡虫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死語妻死後剗腹出病後張手亦破視五藏悉糜碎以張忍行割剗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還言見識謝及理考事源存心非忍害謂宜哀矜顧顛之議以為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顛之義

隋書曰裴蘊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机密善後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小太山之獄皆以付蘊憲部

大理莫敢與奪必真進止然後决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輕皆出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又曰裴政為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謚平如此

又曰即茂除衙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魏國兵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决溢使君何患哉無以應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

抄本
天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六

護之黨也死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
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字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
徵為御史大夫

又曰梁敬真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
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
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唐書曰真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
寬恕古人云賣被者願歲之疫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
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
中王珪曰俱任公正善人為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
金如此則姦偽息矣太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

此行德字
下空一格

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發取公死論之如
是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主閣門
待罪僕射封德彝議云監門校尉不之覺罪當死無忌誤
帶刀入罰銅二十觔從之大理卿戴胄執奏曰校尉不覺
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供
御湯藥飲舟舡誤不如律者皆死陛下錄其功非憲司所決
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遷司刑丞相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
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
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

發另本作更

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又曰潤州刺史竇孝謀妻龐氏為奴誣告云較解祈福則天

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龐氏坐斬待御史

徐有功執論龐氏罪不至死委季昶及劾有功黨惡進法

司結刑有功當廢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

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出則天覺法司所劾召有功詰

之曰卿此斷獄失出何多耶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

人之大德願陛下捨小過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龐

氏竟減罪流于嶺南

又曰杜景德為日刑丞天授年與徐有功來俊臣候思正專

理刑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又曰李勉為膳部員外郎時關東餓餓停百人詔竝處斬囚

有仰天嘆者勉偶遇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

說而上言曰元惡未殲遭點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

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

是歸化日至

又曰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又決真卿至辨之

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為御史雨

又曰寶曆中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婦至死者府上其獄

刑部郎中竇叅斷合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

甚聞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之議得

減死

抄本六子上
空三格

又曰竇參為先奉尉縣人曹芬隸此軍素克暴與弟毆其
女弟芬又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理芬兄弟同當死衆
官皆請候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迺罪是
殺又不坐也臣正其罪而殺之一縣皆伏
又曰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辦事爭者輒擊登
聞鼓裴諤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幽達枉直言今輕
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
上然之悉歸有司

風俗通曰商郡讞女子何侍為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酌酒
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汝翁復罵者吾必
搯之侍曰類作夫妻奈何相辱搯我翁者搏若毋矣其後

陽復罵遠遂搯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二下司徒鮑宣決事
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遠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
凡庸不遷怒况所尊重乎常城死罪論

又曰趙相汝南李統為真牧阮况奏統耳目不聰宜免職
任無幾真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尅厭上心帝曰君
大聰明刺史可親即君耳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聞丙以佩刀刺乙甲即
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
以父子至親也聞其聞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罪所
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願
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
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
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
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
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
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前字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

據常應新鈔本校

計八頁

